禮記恒解

禮記恒解序

天以一元生化而品物流形各得其所自然之秩叙卽禮之原也人秉五形之秀而其性則太極之靈太極之在天地者播而爲五行著而爲萬物人性之秉太極者分而爲五常著而爲倫紀其理一則其所以順其自然盡其當然者無不一也第人汨於物欲喪其本來則以禮爲苦人之具而

不知吾性中之本然必如是而後安不如是則不安也自羲農以來代有制作至唐虞而成功文章乃煥然其可觀然世變所趨人情所向既踵事而增華必多方而補救故三代聖王忠質文互用而其禮乃詳周之興也蓋出於播遷流離而數聖人以忠厚承之以至德永之觀於詩書所載孔孟所言文武周公實能以天地育物之心

爲心故其禮亦能以天地生成之道爲道傳世久遠上既無聖天子持其綱下亦無賢公卿維其緒及春秋而事雜言龎有莫知禮之所以爲禮者矣夫子聖德天縱尤嚴矩規凡禮之可以宜古而宜今者葢靡不身體之而其或有當變通者則有志而未見諸施行也當時諸賢習聞其說而不盡得其指歸一二好學深思之士裒輯羣

言彙爲此書雖其分編纂叙出於戴鄭之徒未必遂得聖人精意而其支存即其義存不得謂折衷時中不藉此而彰也先儒以周官儀禮爲經此經爲註又因其列學取士始於荆公爰多訾議之者然嘗考其所言無非採葺賢聖雜書見聞意其精者出於七十子之徒而其淺者亦秦漢篤學之士非於道概未有聞而能剽襲爲之者

也書中如月令王制作者顯有姓名其他
前人所疑多由未達文義而遽相訴疵我
朝禮教昌明
欽定義疏廣大精微無美不備於前儒之是非
判然朗然蓋
聖人建中和而修百度不似書生空談曲學也
沅讀陋於禮意毫末未窺而幸沐休明積
久微覺有得竊慮承學者或苦於繁否則

拘晦其旨爰於誦習之時隨文詁義以便
參稽閱年忽已成帙以愚困之詛未忍捐
棄也敘而存之後有作者其或弗嗤爲妄
誕也夫

道光八年初夏日雙流劉沅識

凡例

一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

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然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孔疏於月令

目録云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記明
堂位目録云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
記樂記目録云此於別録屬樂記則
三篇皆劉向別録所有非馬融所增
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
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
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
篇果馬融所增豈容不知何仍以四

十九篇屬於戴聖是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一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今其說多不傳惟鄭註行世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註爲之者皇侃熊安生二家最著貞觀中孔頴達奉敕修正義以皇熊二家參補

之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
註改用陳皓集說皓父大猷師饒魯
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皓以考亭
餘蔭得傳其書然其中徵引多誤有
不可不辨正者今皆採諸家之說而
折衷之期於合理其合解者亦未嘗
盡沒之也
一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相爲經緯必參

互博考以求至是始爲說禮之善因
禮記　功合以之取士肄習者多童
蒙初學苦於鑽研又說禮家聚訟成
人亦難決擇故此書仍以訓詁白文
爲主雖採擇甚勤而立說主於簡易
期初學一見可知博學者泛覽之後
按諸正文亦可有所禆益
一秦漢而降禮制漸湮並禮記之書亦

紊三禮賴漢儒綴緝而存雖不盡合然先王之政猶賴以知大凡特說禮者多不本聖人之心理以折衷而牽合彼此議論淆亂是非故禮書幾如畫餠今悉就本文以自然當然之禮衷之不敢盡廢諸儒之說亦未嘗盡取其說覽者其留意焉

一前人論說一字一句閒動輒千言誠

以毫釐千里誠不可不愼也然愚謂必得聖人之意而後可定作書者之是非其非者不可不詳辨其是者亦不可矯誣也此書所載若郊禘等大事前人爭訟累千萬言今只各就本文章句簡要解之不暇爲之反復詳辨以本文自明無庸别生支節且尺幅所隘亦不能廣爲辨說也

一禮者理也本天理而術之自天時人事以暨萬有不齊莫不有自然當然之禮聖人隨時處中由其得天之宜合天之心故能經緯萬物而各協其宜後世禮法不如乎古非必不詳不審特其所以行之者無本故不克當乎天理人情之則說禮者摘文牽義非是是非紛然無紀亦以身心之原

未徹故影響支離則與其多而愈棼固不如精而有要也此書之不尙煩文者以此

一韓昌黎云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故經文語氣抑揚輕重之間義理斯異又分章離句不得其宜則文義亦晦愚於前人章句必細究其義之安否未嘗盡反前人亦不敢曲徇前人識

者詳之

一此書雖係漢儒採葺然當時去古未遠意孔孟之徒知道者猶有存焉故其文義簡奥不類漢魏以下筆墨向來解者每於章句文義不明輒斥爲妄愚一一辨正合本文意義瞭如不敢輕心詆斥

一禮記自漢以來爲之註解者鄭康成

皇侃熊安生孔穎達朱子奢李善信
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周元達
趙君贊王士雄邱光庭成伯璵張幼
倫王安石劉彝李格非張橫渠馬晞
孟戴溪周諝項安世陸佃方慤呂大
臨陳祥道胡銓葉夢得葉模朱子郭
忠孝游桂石墪應鏞輔廣邵淵張虛
吳澄陳澔明胡廣黃道周等　國朝

黃宗羲納喇性德李光坡方苞邵泰衢江永可考者數十家大都各有見解然多零星解說或一二篇或數十篇惟鄭孔之說依文立義字櫛句疏後人間有新得然大旨不能出其範圍夫禮存於經經據經解說自當以鄭孔爲正特鄭氏簡奧孔又苦其煩廣且牽合附會違聖人者亦復不少此

書酌而通之雖不敢謂盡當於聖人而揆之經文頗覺不失作者本意識者鑒之可也

一此書小戴當時彙集序次以其本屬雜舉禮意不便分別故祇標曲禮毋不敬爲首後儒患其龐雜多以意更其篇次疑其錯簡如吳草廬纂言黃道周集傳之類別立名義强爲割裂

竊謂先聖緒言賴經以存如朝廷制作自必因時制宜不泥古而亦不失中遺經之言得其要義自不必拘拘求合若儒生講求所以爲黼黻休明之用必先平心靜氣就經文細細討論以身心日用至當不易之理權衡其是非其其是者不以人廢言其非者不以人而附會如曲禮少儀冠昏喪

祭等儀會纂成書作一家私學亦倘無害然已非恪遵王制之道況乃已意造作妄割經文其勢必至六經皆爲顛倒故愚於此書祇就本文詁釋不敢妄有更定然實因揆之聖人本無不合非强爲附會也

一大學中庸原在是書本不可别出但今功令以之命題取士士子童而習

之章句皆曉愚旣有別本自可無庸

贅說非缺之也

一是書採先儒之說必取其簡明易曉

以便學者觀覽故或繁或簡不拘一

致容有意明而辭不達者亦略爲改

易數字識者原之

一三禮圖自古有之蓋言禮必徵實非

可以空言了我

朝

欽定禮記義疏禮記解義美善畢彙又有圖說實爲精當玆編因集隘不能繪圖亦以學者恭誦義疏必皆通解不煩贅也

雙流劉沅識

禮記恆解卷一

曲禮上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按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言積累之禮約其大數有三千耳無容泥也周之盛時禮教修明人多束身規矩及其衰也大綱且紊曲禮亦復淪亡此篇乃好禮之儒隨所見聞錄之以存後曲有偏曲一端細微曲折二義因簡策重大分爲上下二篇漢儒因篇首有毋不敬三字可以該禮之全故特以此篇冠全書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音無陸德明曰女內一畫禁止意儼魚檢反

曲禮非可以言盡故要以毋不敬三字端儼如有所思安和審定其辭貌言爲靜也以入德言則制於外可以養其中以成德言則有諸內而後行諸外故推廣嘆美其可以安民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　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狎户甲反

矜肆則敖妄想則欲存心爲志快適爲樂四者人情所常有而無禮以節之則戕性敗德故言不可以深戒之而又戒以敬愛賢者乃可潛化其氣質也狎熟習畏嚴憚也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又言愛憎衆人皆當公理虛心勿徇愛憎積富於財散賙人安安敬靜自適遷從義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難乃旦反很胡懇反分去聲

貪得而畏死者人情也然有義焉審乎義則不苟得苟免而從廉恥綱常可立入爭很而我必求勝之則隘當得而不求其多則平質正也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之直申也疑事毋自欺而質言以欺人及其所疑既申亦不自有其善上文旣戒以如彼而此又戒其勿如此蓋爲初學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音扶齊側皆反

上文致初學入德之要此漸言及成德故以若夫字轉下非節取大戴禮而未刪二字也尸象神必矜莊齊事神必肅敬坐立如之內外飭矣適乎中而不膠於一是從宜也使人不必遠矯其俗而裁之以義如孔子獵較是也蓋聖人因時立法通變宜民皆如此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說音悅好如字行下孟反

上文由變化氣質而言及禮此乃提挈禮字以起下文葉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是非理也故言別言明陳氏祥道曰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爲嫌不當說而說之曰妄辭達而信斯不費節中正之則侵侮好狎不敬讓矣申之曰修身而能踐其言方爲善行行修而所言合道乃爲禮之本恐人務於華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上文皆言成己此又約言成物之道取於人爲人所仰給取人取人以自利來學則求道誠而後教可入往教則褻尊而亦無以成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道理之總名德則理得於身仁慈愛義裁制四者一理而異名各隨其所偏重爲稱無禮以飾文之則所施不當致身爲法以教人訓詞示而已鄭康成曰分辯皆別也呂氏大臨曰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上下所包者廣恩義有厚薄輕重必得禮以定之宦學事師或學仕宦之事或學六藝皆有師有禮然後其情益親鄭康成曰班次涖臨也呂氏大臨曰正朝位齊軍政行法令三者皆所以治衆禮以節文其閒威嚴畏憚意敬畏而後從命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吳氏澄曰

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言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禮以將其誠而薦其事恭敬一也分言之則恭在貌而敬在心撙節亦一也撙有裁抑意裁抑而後爲節退讓亦一也不謙退安能讓蓋約畧言禮之意如此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陳氏澔曰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出交趾封谿等處禽鳥之總名孔氏穎達曰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曰禽也聚猶共也鹿牝曰麀作爲始爲也生民之初人與物無分聖人爲禮以明倫物亡使人皆知自貴而承天地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以豉反

太上全德之人其次概夫凡為人也言惟上等之人貴德成物乃其本心施而不復望報其次則必往來酬酢以治其情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夫音扶販方萬反好呼報反懾之涉反

禮行於人己之間而達乎尊卑各如其分以治其情故有則安無則危自卑而尊人禮之體也即負販以明禮之出於天性驕淫者無禮而凌人志懾者無禮而失己懾鄭康成曰怯惑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冠去聲艾五蓋反耆

渠夷反耄音冒期
從鄭康成如字

幼學年少便當學也弱冠血氣未充且當冠也壯則血氣足
而可有妻室強壯之盛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以道明德立
必俟此時艾治服事也習於治政可以專事官政也耆至也
漸至老境指使指事使人傳家事任子孫也耄衰困意爾雅
髮白髦鬆然也悼無知可憐愛尊老慈幼故雖有罪可
議贖也期頤期於頤養而已百年志慮皆盡惟期飲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
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
其制

致事致其職事於君而歸老謝辭謝不得謝君不許其致事
也几憑之以安其體杖持之以助其力行役外事也而以婦
人欲其在外猶在內也安車一馬小車適四方勞事也而以
安車欲其逸也在他國稱老夫寵異之意本國則名不敢以
老自居也越國而問陳氏祿曰苟他國越疆而問老者以事
則必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爲之謀亦以老

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鄭康成曰就也事長當執謙讓故雖有知不敢遽對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此足上文之意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凊士正反

凊寒也醜類夷平等也冬寒則思致其溫夏熱則思致其涼定安也定省互文昏必致其安而旦又省之也愛敬之心孰則於人無爭在醜夷尚然則他可知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古者車馬之賜必有勳庸三賜弗及蓋功應得而辭讓弗受者讓善君親有美弗居故遠近稱之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

婣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孝善事父母親戚黨族爲慈愛也同官爲僚弟敬長之名執友陳氏澔曰同志之友仁仁厚交遊孔氏穎達曰泛交也本資信合故稱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康成曰敬父同志如事父蓋孝於親者無時或忘父母況見父之執友乎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夫音扶告古毒反

鄭康成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不貽親憂也不稱老不特己不自稱其老卽尋常言語亦擗老字恐觸親之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泛言敬長之道蓋所以廣孝也父事隨行兄事雁行肩隨不相踰謂同行而非親友者輩居謂飲食講說時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古者席容四人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則推長者別一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古者室在東南隅開門西南隅隱奧之地故名奧尊者乃居奧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男女各有路路各有中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人子無在不有敬親之心故不敢同於尊者如此也

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食音嗣

鄭康成曰槩量也張子曰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爲概量尸神像也古者宗廟之尸用同姓適子之無父者不特主人之子不爲尸卽其父在與祭之列者其子亦不爲尸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

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康成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敎使然蓋其念念不忘父母故誠意積久而純也服事也呂氏大臨曰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諂○御案曰不登危較不登高臨深有進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僥倖無形之高深也行未光明皆屬闇昧居非坦易卽涉險危愚按懼辱其親必謹其行舉數者以明視聽無形聲之意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朋友以義合無以身殉之理不許友以死林氏光朝曰戰國閭閻傳習之語不可爲訓知言哉不私財絲粒皆親之有也而何私乎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之準反下同）

鄭康成曰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穎達曰冠純謂冠飾衣純謂深衣領緣

幼子常視無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誑九況反 衣去聲

視示同常示之以正毋或欺誑則習於誠矣陳氏澔曰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正方不傾聽所以習之於正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長知兩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咡如至反

鄭康成曰提攜謂牽將行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辟偏咡口旁也長者從後傾與童子語若負劍然非眞負劍也長者親愛童子從後傾其口旁而語則掩口而對恐氣觸長者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才用反 拱俱勇反

先生師也鄭康成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拱手爲有教使趨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去聲

長者凡尊長也陳氏澔曰高而有向背者爲邱平而人可陵者爲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有所指則惑見者有所呼則駭聞者方氏愨曰言城者士民所會聞見者衆也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上聲扃古螢反

鄭康成曰適舍行而就人館固求而必得也聲必揚使內人知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惟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戶外有二屨而不聞其言恐有私議故不入鄭康成曰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孔氏穎達曰扃所以關鼎者關戶之木亦得稱扃兩手當心若奉扃然敬也回回轉廣有瞻視也陳氏澔曰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遂闔之盡掩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踖在亦反摳苦侯反趨七俱反

毋踐屨後來者不可躡先人者所脫之屨踖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前下也登席當由下也孔氏穎達曰摳提也趨向也隅角也從席之下角而升己位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魚列反閾音域

鄭康成曰闑門橛閾門限也門中有闑兩旁有棖古人常掩左扉惟客至乃啓謂之賓門君臣出入皆於東君由闑之中臣由右之東西不敢同於君也孔氏穎達曰踐閾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

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上拾音涉 上上聲）

此大夫士相爲賓客之禮也呂氏大臨曰毋門者門不一也有大門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迎於大門之外敵以下迎於大門之內客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愚按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明不敢褻尊之意客固辭則遂肅以入也降等卑下之客也主客至階又各讓不先升也上入先登亦肅客之義鄭康成曰級等也拾級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孔氏穎達曰帷幔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鄭康成曰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帷薄之外不見尊者不爲容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遊翔執玉不趨志重玉也武迹也陳氏祥道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每移足半躡之布武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地尤迫

故不特不趨亦不翔也陳氏澔曰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爲去聲糞古本作糞拘古侯反扱音吸

爲長者埽除糞穢初往時必加帚於箕上兩手奉箕以致其恭拘揜也埽時以衣袂障帚之前且埽且退令其塵不及長者將欲糞則以箕自鄉而扱取之張子曰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故至於糞除皆有禮呂氏大臨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令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爲僕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是也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奉芳勇反橋音矯鄉去聲下並同

鄭康成曰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孔疏曰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也何總何趾陳氏澔曰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孔氏穎達曰皆從所安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

鄭康成曰上謂席端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尙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尙左御案曰此尋常主客會集之席而飲食亦在其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姓之席非飲食鄭康成曰謂講問之客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孔氏穎達曰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重平聲摳若侯反齊音咨

陳氏澔曰跪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也席以多爲貴客不敢當居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踐席乃坐孔氏曰客安主人乃敢安也不先舉者尊主人也怍呂氏大臨曰愧赧不安之貌孔氏穎達曰摳提挈衣謂裳也以兩手挈裳

令裳下緝去地尺恐衣長躡之也呂氏大臨曰衣毋撥收斂之使不旁有所觸足毋蹶不匆遽使之蹶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在前在有爲防礙之地坐跪也御案曰越播散意坐而遷之必有次序不得瀆亂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盡津忍反儳音讒勦初交反

孔氏穎達曰虛空也謂非飲食坐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右者地鋪席組豆陳於席前之地坐近後則濺汙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安鎮靜執持守意儳非類而攙雜以言正容指身而言聽必恭敬信意勦說抄取人之說爲已說雷同不辨是非而附和之如雷之發聲物同應也惟則古稱先則無二者之弊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唯上聲

陳氏澔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請業求當習之事請益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唯諾皆應辭諾緩而唯速事父事師其道同也無餘席孔氏穎達曰必坐於近尊者之端親近先生若扶持然又備先坐聽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躡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同等不起尊所敬於先生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見賢遍反跋蒲末反

主人留客繼之以燭則情降故起食至起敬其禮上客敬尊者也跋本也呂氏大臨曰燭者童子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殘本示人使客不敢安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唾湯卧反

御案曰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此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讓食不唾主人以食讓客而唾嫌有厭棄意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莫暮同

孔氏穎達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猶轉也禮卑賤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也者皆倦怠之容故請出恐妨尊者就安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閒音閑 屏音丙

孔氏穎達曰更端別事也朱氏申曰問者異事則對者異儀鄭康成曰復白也左右屏孔氏穎達曰左右避之不得遠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噭古弔反 倨音據

陳氏澔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噭高急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容止惰慢徐氏師曾曰遊行也倨傲慢立當兩足整齊不可偏任一足箕其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髢髲也御案曰女人以髮多爲美故加髢而後以纚韜之男子但一斂不得加髢嫌爲婦飾也免去也袒露體也非當免袒之時不袒褰揭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長上聲上時掌反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長者在堂故屨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綦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鄭康成曰就猶著也獨退著屨屏於側亦不敢當階也鄉長者而屨徐氏師曾曰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離兩竝也出中間亦參也人竝坐立而我往參之非謙敬之道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椸羊支反枷與架同漱悉侯反

鄭康成曰此以下皆為重別防淫亂也不雜坐男子在堂女子在室椸衣架也古字無椸字椸枷連文漢語也陳氏澔曰

巾以帨潔𢞁以理髮懸接遞椸不以理而私相問遺諸母庶母伯叔母皆是裳賤服不漱不敢褻尊推敬父母之心以敬之也梱中門限內言外言尋常言語之通分內外者非謂夫婦職業不相謀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示有繫屬劉氏彝曰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陳氏澔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兄弟至親且弟同席同器則他可知父子不同席尊者必異席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齊側皆反

行媒往來傳言幣元纁束帛不相知名以進嫁受幣以致敬日月告君有位者固然士庶則告於官即告於君矣禮凡娶女進女必先告於祖廟方氏慤曰鄉黨在私而同鄉者僚友在公而同官者爲酒食以召之以見合乎公私之議也厚別重愼以明男女之別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取娶通下同

取同姓瀆倫矣古者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命於諸侯惟
貴族則姓與氏並著故取妻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或不
知必卜
以決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遍反

鄭康成曰有見奇才卓然衆人所知孔氏穎達曰
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羞進也鄭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則當問遺故賀取妻者使人問遺而曰某使某進共具
之羞以待鄉
黨僚友而已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
不能行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不足非禮之咎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陳氏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避不祥也按名子之禮左傳申繻之言乃備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長知兩反 冠去聲

異長各自爲伯季不相干雜冠則成人矣故字以敬其名君父至尊故臣子皆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所謂敬其名也女子之笄亦猶男子之冠不言許嫁之年不可豫定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殽戶交反 胾側吏反 食音嗣 渫以至反 朐音劬

孔氏穎達曰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骨陽故在左肉陰故在右鄭康成曰殽在俎胾在豆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內外殽胾之外內陳氏澔曰飯左羹右分燥溼也膾炙異饌故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殽肉之內葱渫蒸葱亦菹

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漿也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孔穎達曰膾訓始始作則成也脩亦膾也脩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膾捶而施薑桂曰脯脩鄭康成曰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食音嗣飯扶晚反辯音徧下同

陳氏澔曰降等卑齒卑於主人不敢當賓主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主人亦起而致辭客乃復就其坐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客不降等則先祭此降等故必主人導客祭始祭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徧祭之三飯三飧也禮三飧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主人導客食胾然後徧食殽虛口食竟而以漿蕩口曰漱以酒曰酳俟主人以明敬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尊

飢反

上文言降等之客此言侍食則侍者非客長者亦未嘗客之主人卽長者也饋進饌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扶晚反

共食同器食也孔氏穎達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不能留有餘以示謙也飯食飯也古人飯皆以手惟飯黍用匕澤鄭康成曰挼莎也孔氏穎達曰不臨食始挼莎其手恐爲人所穢也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摶徒端反上飯如字下飯音反咤陟嫁反齧五結反嚃他答反刺七亦反濡仁朱反乾音干嘬初怪反

摶飯取飯作摶嫌貪多不讓放飯肆意流歠大歠如水之流咤食當食而叱咤齧骨意近貪而聲形亦可憎反魚肉以食

之餘反於器與狗骨嫌賤主人之物且恐致犬之爭狺也固獲固求必得揚飯欲其速冷亦躁而貪黍易粘本不用箸用之則嫌以主人爲不熟嚃羹不用挾而嚃菜欲速不恭也絮就器中調和孔氏曰是嫌主人味惡也呂氏大臨曰刺齒取齒間之餘也醢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是薄主人之味也濡淫決斷也用齒不用齒各因其物之宜嘬孔氏曰不細齧一舉而並食之也辭不能烹辭以窶則絮歠者之失禮可知馬氏晞孟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是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卒子恤反齊將兮反相去聲

卒食食畢也齊醬屬相者主人佐助進食者跪徹以授答主人之饋孔氏曰此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與辭於客不聽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少去聲釂子妙反

進酒初進也尊所置尊之所孔氏穎達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尊面有鼻鼻向尊者示尊有此惠也因尊鄉長者故往尊所鄉長者而拜鄉康成曰盡爵曰釂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氏澔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長貴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前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古愛反

不敢棄核敬君物也御侍而勸侑也餘所食之餘溉謂梓之器可洗滌者寫傳己器中而食之不溉萑竹之器不可洗滌者戴氏溪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子閏反

食之餘曰餕祭之餘亦曰餕凡餕餘皆不以祭雖尊者亦不以祭卑者極言其不可祭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鄭康成曰御同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重殽膳也饌爲長者設而辭之嫌於當尊爲客設饌而已偶共食雖非在己亦不辭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梜古協反

鄭康成曰梜猶箸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者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爲去聲副普偪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疐音帝齕恨沒反

孔氏穎達曰削刊也絺細葛綌麤葛瓜必用巾不敢褻也以絺綌當暑以涼爲貴也爲天子既削而又四析之橫斷之以絺覆之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如裸裎之裸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以手齕之而同半破即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矧本作哂 詈黎志反

方氏愨曰言冠者以别於童子不櫛不翔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也不惰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常御之樂故以爲言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食肉多品則味變飲酒過量則貌變鄭康成曰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詈怒罵也復故如常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有憂親疾或會親有憂患側席不居正面與人接對非謂斜席也專單席不重席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佛扶弗反

契苦計反量音亮齊子奚反

水潦降魚鼈長養之時故不獻佛王氏肅曰捩轉其首恐其喙害人也以畜禽獻人則不佛佛之則疑其本喙害人而已故獻之也孔氏穎達曰策馬杖綏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進尊者之前但呈策綏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胄兜鍪也孔氏穎達曰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末在地頭也不淨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鄭康成曰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兩書一札而各藏之以先書者爲尊右先書者也量斗斛之名石四爲鼓孔氏穎達曰米可即食爲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執食葱渫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者可知書致圖書於版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已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言書又言致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上扶亦反下音避弣音撫鄉音向

陳氏澔曰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尚之使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爾簫稍末孔氏穎達曰刻之差斜似簫故名弣中央把處帨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故見其帨之垂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遷延以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由客之左呂氏大臨曰吉事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弣者徐氏師曾曰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俟客放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接弓之時賓主俱卻既拜客竟還前立處賓主俱嚮南面而立乃受弓底拜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鐏在困反鐓徒對反

孔氏穎達曰進亦遺也首劍拊環也左首尊其首也劍首在左則主人右手受劍為便鄭氏康成曰銳底曰鐏孔氏穎達曰

戈鈎孑戟也刃當頭而利鐏在尾而鈍故不持向人也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鐓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拂拭去塵也馬羊豢畜而易制故右手牽之犬防齧人故左牽之執禽　御案曰此以禽作摯與前獻鳥不同士相見禮云左頭奉之卽左首之謂也飾以繢陳氏櫟曰覆以布而繢畫之徐氏師曾曰兩手曰掬重寶故掬之也以袂不露手取之蓋衆受弓劒故與前專受弓者不同也陳氏櫟曰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玉爵不然玉器宜慎也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操平聲使色吏反

孔氏穎達曰苞者以草包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圓笥方皆竹器問人者因問而有物遺之也使者操持諸物受尊者命時先習其威儀進退如至所使之國之儀容也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

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爲于僞反使者之使色吏反使人如字朝音潮

命命之行言則所使之事也不宿受命即行鄭康成曰君言至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使人於君所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孔氏穎達曰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下孟反

博聞強識則義理日富而不敢以自是心虛之且其所聞者皆實踐敦其善行久而不怠則德成矣故曰君子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朋友以先施爲貴人盡歡竭忠於我常覺難安爲是若必盡竭之則人必厭倦而難繼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

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舊禮經父尊嚴而祖慈故抱不抱異下乃記者推禮之意也古者祭祀必有尸惟祭天無之宗廟卜用同姓孫列之爲大夫者外神不問同異姓卜吉則用之諸侯以大夫爲尸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非己孫也可爲尸二句見孫與子之分殊所以抱不抱異也古者致齋於家散齋繪出故得見君尸此所謂尸蓋祭之二日以內己成其爲尸者尸必式二句又明尸所以自處之禮非謂君下尸而尸但式也式車前横木尸自敬其事故式乘必以几所以尊而安之也

齊者不樂不弔齊側皆反樂加字

齊者所以專致其精誠樂與哀則心分於物而不專誠矣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衰所追反隧音遂

毀瘠羸瘦不形不自露其狀蓋出於無心而非有毫髮求名之想也視聽不衰亦自晦其哀毀也隧道也父在不由阼階

不當門隧不敢為主之意

居喪亦然不忍遽忘親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創平聲瘍音羊勝平聲衰倉回反處上聲

不沐浴酒肉常也因瘡瘍有疾而然權也不致毀謂毀而滅性也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不孝孔氏曰然本心實非不孝故言比致極也許毀而不得極六十衰甚卻不許毀恩被五十以上則哀禮有殺蓋亦所以體父母愛子之心而欲全其慈孝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康成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之明日數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之日數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陳氏澔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從死之明日數之是成服者死之第四日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古者臨喪皆哭孔氏穎達曰弔與傷皆不自往而遣使致亡之命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也方氏慤曰不知生而弔之近諂不知死而傷之近僞應氏鏞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陳氏澔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賜者君子與者小人不曰來取不問所欲王安石曰爲人養廉也賜上曰下與平交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

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康成曰壟冢也墓塋域登壟不敬紼引車索臨喪宜有哀色違位禮以變爲敬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以樂非歡所相送杵聲不相不巷歌助哀也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陳氏澔曰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不避泥潦於悍勞鄭康成曰臨喪及下介冑諸色皆宜與事相配戒慎不失色總結上文惟戒慎則根心生色而不貽人以失禮之譏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鄭康成曰撫據也乘車必正立據式小俛崇敬也尊者有所敬則卑者愈加敬別等差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上時掌反

庶人非可無禮也禮行必自貴者始正己而後可以正人大夫非遂無刑也身爲民表何至犯刑此二句責成在上之辭

俾率庶人以禮而自責毋犯刑也

刑人不在君側

君側惟宜賢者以養成德性刑餘之人未必能革面洗心且慮其報怨而生變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孔氏穎達曰兵車武車皆革車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車上旗旛也尙威武故舒散旗旛若垂緌然德車玉金象木四路也德美在內不尙赫奕故纏結其旌於竿也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如字騎其寄反摯音至貔婢支反貅許求反

呂氏大臨曰史國史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師行號令非可以言

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易見者莫如旌旗故爲物色旌旗之上示衆使戒木色青青雀水之所生也鄭康成曰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士卒兵衆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摯獸一名豹虎類爾雅云白狐也蓋皆畫其形以示耳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繕如字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天星各有是象王者奉天故行則旌旗各象其方之宿招搖北斗第七星搖光也孔氏穎達曰獨舉招搖擧指者爲主急迫促意繕勁也言諸象皆須急繕以致其怒猛之意度步武整齊之法局鄭康成曰部分也各司其局有司各主之不淆列也此大概言出行旌旗部伍之法非必行軍始然而行軍亦不外此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凡言讎者皆謂本無罪而被毒害者也凡言復讎者皆謂死者無辜而君上不能行其討孝子仁人於心不安必報之而後已也後世王章不立私怨相讎援禮經以爲辭是爲長亂弗與共戴天必殺乃已兄弟胞兄弟也不反兵不俟反取兵

刃言忿怒生於至性也交遊朋友相交深

而共遊習者不同國惡其人而遠避之也

國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力軌反

鄭康成曰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孔氏穎達曰士邑宰也明食祿宜任其事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

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以敬爲主惰則慢而神不歆焚之勿用埋之以歸諸陰皆

不欲褻之也助祭於君必自徹其俎以出不敢自居於賓客

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

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臣子於君父生亦諱之卒哭乃諱諱舉諱之也嫌名音聲相近者不偏諱可單舉一字也逮及也王父母者祖父母也庶人無廟尋常言語及事父母者則諱王父母孝親之存而證親之孝以教祖也不及事父母者則不諱王父母哀親之歿而不敢讀己能繼父母以養也若適士以上有廟者則不然鄭康成曰無私諱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大夫之所則避君諱也詩書古人所以紀實諱則失實臨文所以明理諱則悖義廟中不諱鄭康成曰事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質猶對也夫人義屈於君婦人異於丈夫故君前不諱不出門也大功小功親殺則諱可畧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孔氏穎達曰竟界首禁政教所忌國國門門主人之門愚按上言諱此復廣其義明致敬非一端可拘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甲丙戊庚壬為陽日剛日乙丁己辛癸為陰日柔日外內猶陽陰也凡吉禮近於陽凶禮近於陰用剛用柔日不同以順陰陽之義也先儒紛紛異說皆非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此言主人將卜筮告卜筮者之辭也十日以外為遠內為近喪事先卜其遠日不忍迫也吉事先卜其近日不敢緩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此卜筮者告龜著之辭也假托也泰尊之之辭龜著何知所以托龜著而靈者神明也故言神實愛人假爾龜著示人常理有定而不爽今故請之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或卜或筮三次則吉凶已決過三則瀆而神不告矣不相襲者三卜並吉則不復筮三筮並吉亦不復卜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預 踐如字

卜以龜筮以蓍謂蓍爲筴者筴謀策之義言用此物以謀於神也天人同一理也理不決而以卜筮求諸神聖所以使人信天理而凜神明自能恪守禮法故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嫌疑謂理介於疑似之間而不能決者猶與二獸名多疑故人多疑者以是稱之故曰以下引古言以結之如非無失也疑而筮之則得其理而無失卜日而行事則必如其吉者踐行之不可復疑蓋理之是而信之確者無庸卜筮也惟恐謬於理而後卜筮既得其兆而復不從則信理不篤而慢神矣故戒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

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軨歷丁反上時掌反攘以羊反辟音避騶如字

孔氏穎達曰諸僕皆用士大夫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杖立馬前恐馬奔逸也軨轄頭轊也任重之要故周視駕竟而後人白君白君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拔衣去塵從右邊升上以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有二正綏曰良綏君執以升貳綏曰散綏僕執以升跪乘敬也轡御馬索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夾轅兩馬曰服馬兩邊曰驂馬每馬四轡共八轡以驂馬內二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並兩服之轡分置兩手故曰六轡在手令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三轡置於手中故曰執策分轡跪而驅馬以行調試之五步而止倚立以待君出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於右手左手取正綏轉身向後引君上君已上車侍從諸臣皆遷卻避君使不妨車之行也騶從車也大門君之外門右車右置勇力之士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頭令車右上車必步車右必下車步行也君過門閭式則臣當不溝渠恐有傾覆亦須扶持僕不下者下則車無御者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古侯反）

凡僕人爲一切僕也授綏於所升之人以鳴敬也人必謙不敢受若僕卑降則受也然雖受之而亦必撫其手小止之以示謙若非降等不受其綏彼亦必授則從其手下拘取之示不敢當其授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康成曰不入大門謙也不立乘異於男犬馬非贄幣也君子謂人君黃髮老之尤者卿位路門外正朝之位君出過此乃升車入至此即下不馳恐蹋人也十室必有忠信故式之言人君敬老尊賢敬人民皆致敬於車中如此而他可知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爲迓）

鄭康成曰御迎也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爲去聲蓌子臥反

陳氏澔曰介甲也蓌拜有所枝柱而不利屈伸故不拜也明不拜非不敬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空也祥車空左以擬神位乘君之乘車而亦空其左惡其近於凶車也右乘車之禮君居左僕居中車右居右猶兵戎革路則君在中而御者居左雖居左必憑式爲敬不敢安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孔氏穎達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以遠嫌也御國君則禮以相嚮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奇居宜反欬開代反巂惠圭反彗宜遂反卹如字

古造車有定法考工記甚詳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大敎則聲容駭聽妄指則手容駭目立陳氏澔曰立於車上孔氏穎達曰舊猶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前所視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前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視馬尾轂車轂轉頭不得過轂論語云不內顧是也策彗朱子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吳氏澄曰彗䣛謂搖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兩轂中間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國中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齊側皆反

下下車齊牛祭牲孔疏引熊氏云此文有誤當以鄭註周官下宗廟式齊牛爲正路大也路馬君馬鄭康成曰皆廣敬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孔氏穎達曰乘路馬謂臣習儀獨行時也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執杖杖馬但載鞭策以行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習儀者自御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己左必式者旣不曠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陳氏澔曰步行而調習之也蹙與蹴同孔氏穎達曰必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鄭康成曰齒數年也誅罰也

禮記恆解卷二

曲禮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奉亦作捧芳勇反綏音安

陳氏澔曰物有宜奉持者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帶謂深衣之帶也孔氏曰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脇鄭康成曰衡與心平上衡高於心綏之下於心提又下於綏孔氏曰仰上提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稱主此通上下言之如不克如重而不勝尚上也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方氏慤曰左手不如右強尚

左所以爲客尚右所以致力陳氏澔曰執器而行但起其前
而曳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孔氏穎達曰磬折身俛折如磬
之背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若直立
而佩倚於身則臣宜俛折故佩垂於前君若折身而佩垂則
臣身宜㣲曲故佩垂委於地有藉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無藉
圭璋特達不加束帛也古人衣夏葛冬裘其上有裼衣裼之
上則有上服皮弁祭服之屬見裼衣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
之美以爲敬襲則掩覆之也有藉者禮隆故裼無藉者否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長丁丈反

名以名呼之鄭康成曰卿老上卿世臣父時老臣孔氏穎達
曰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大夫不世爵而有世
臣子賢襲父爵也姪妻兄弟之女娣妻之弟家相助知家政
者長妾妾之有子者應氏鏞曰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外之
各有所統也敬之而受其敬者莫不竭忠盡心揚其敬者莫
不知所畏而稟命然後國家政事有所統壹而綏急有所倚
重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康成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余小子天子未除喪之名嗣子某諸侯未除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避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孔氏穎達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男子之事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負薪賤役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望應氏鏞曰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禮本人情而爲之節文故君子不遽求變俗即祀喪大事亦從其俗而裁制之但期於不違其法曰謹修舊行則所以權其是非去取不失俗而亦不背禮者在焉夫子獄較而正簿書鄉黨必以朝服是其義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已雖去而故君尚官其族人也詔於國故國卿大夫吉凶往來尚相赴告兄弟宗族亦故國之親也宗後宗子反告雙承上文而言吉有恩則吉凶事當反告詔無列無朝而已親屬猶存亦當反告也若去國已久而君恩已絕則以起家爲卿大夫日即從新國之法而不反告可知矣古人臣無外交旣不反告於君則兄弟宗族亦可知矣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爲去聲謚音示

名命於父孤而更之則忘親不爲父作謚不敢以己貴加於親若他人謚之則可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喪祭之禮人子不忍預爲精究也臨境而更講求期於不貽僭越祭不盡禮恐無以格復常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非但以理性情亦享親之用故皆以時讀之不言樂哀不暇及不言凶懼瀆神明不言婦女戒狎褻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康成曰振去塵端正也倒顚倒側反側也孔氏穎達曰書簿領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人臣當豫修其職臨時而始振端之及倒側者皆爲不敬故有罰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重平聲扱初洽反厭於涉反衰七雷反

鄭康成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苞屨藨氏澔曰苞讀爲藨

以蔴莿之草爲齊衰喪屨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蓋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爲嫌故扱之也壓冠喪冠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故壓帖然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衰五服之衰凶器若棺槨牆翣明器之屬呂氏大臨曰臣妾有死於宮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馬氏晞孟曰入公門之禁多此特其大略而已

公事不私議

公事必集衆論而取其衷私議非擅則姦矣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

宗廟所以奉先故首重之而廐庫居室之自奉者在後家造士大夫家造作器物犧賦斂民使供牲牢養器自養之器不

設祭器先爲祭服呂氏曰器可假而衣不可假也不齊不衣不斬皆所以致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祭器君祿所作去國者必有故既不食其祿則亦不以祭器行矣寄於爵等之同者所以使其可用不遂置爲無用厚之至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鄉去聲鞮都兮反簚亦作幭髦音毛蚤音爪鬋子淺反

大夫士自不得已而去其邸墓桑梓必以喪禮自處爲壇位除地爲壇哭者致其不忍別之心也孔氏穎達曰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吉時用采凶故徹緣而純素鞮屨無絇以爲飾屨簚車覆闌也素簚以白狗皮爲飾髦馬者吉則翦馬尾爲飾凶則不翦蚤治手足爪鬋治鬚髮也祭祭先也不說人以無罪不向人說己無罪當御接見也三月爲一

時天氣一變復服
復還吉禮之事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勞力報反
辟婢亦反

勞他國勞其來聘還辟身旋轉而逡讓也呂氏大臨曰還辟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他國之君迎拜則還辟君接以賓主之禮而已不敢亢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禮者自卑而尊人故賓主相見不計貴賤敬之則先拜下復推言之孔氏穎達曰弔喪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而來見本國之君尊卑遼濶故不答拜餘則無不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此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圍圍繞取之掩羣因其羣聚而掩取麛鹿子凡獸子亦通稱方氏愨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特以春言之者方孕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鄭康成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自爲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則不殺也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粱加食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樂去琴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康成曰故謂災患疾病玉縣琴瑟上下之所通用也此特隨其輕重而互言之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孔氏頴達曰安取彼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己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康成曰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事謂以己事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問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康成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以其代天而足以主治天下故天下尊之曰天子其自稱則謙曰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也朝諸侯諸侯來朝分職各命以職授政授以禮樂之成法任功興功立事踐阼以下則祝辭也踐履阼主階也祭祀履主階而行事也父死三年喪畢子始得由阼階宗廟內事事親主於孝故曰孝王某某天子名也郊社外事繼前人而奉天故曰嗣臨諸侯巡狩至諸侯之國畛致也方氏慤曰畛田間道望秩之禮必於郊郊故以畛言之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呂氏大臨曰

鬼神之在諸侯境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甫父同男子美稱天王崩史書策之辭王者死如自天墜下故曰崩復古人始死持死者之衣升屋招呼死者之魂令復還身中冀其復生故曰復也孔氏穎達曰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告喪遣使報天下萬國登假吳氏澄曰言升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措置也始死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葬虞祭後卒哭爲桑主以祔廟埋重於廟門左期年乃爲栗主埋桑主於埋重處所謂立之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崔氏靈恩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令廟主曰帝蓋記者因作記時有此稱以爲法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居喪不忍遂言嗣父故稱予小子如父存也生從父而名之在喪而死亦名之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逾年入於王城曰王猛崩曰王子猛卒是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氏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嗣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亦廣世嗣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爲言齊也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恩接此言天子有后夫人嬪婦而此數人中有妻有妾蓋惟后得爲妻餘皆妾耳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大音泰

建天官統下四節而言天子代天理物臣下寅亮天工故皆曰天官六大皆奉天事神之事重於他職故曰先之太宰卽冢宰於職無所不統太宗卽宗伯典禮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及天日月星辰之行太祝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太士周禮無之而此在卜祝之閒故鄭康成疑爲以神仕者太卜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六典奉天之常法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司徒掌邦教衆則六鄉六遂之屬司馬掌邦政衆則六軍之屬司空掌邦土衆則百功也司士掌邦建羣臣之版及卿大

夫士庶子之數所統者衆與四官署等故並列爲五司寇掌邦禁衆則士師司隸之屬上文天事尊故曰典此民事禁故曰衆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物器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司貨受之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孔氏穎達曰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物工能也能作器物者陸氏佃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云云土工蓋搏埴之工金工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木工攻木之工獸工攻皮之工韋工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茢爲紫以蒨爲紅以蒅爲黃之類是也

五官致貢曰享

承上言六府六工皆由五官致貢於天子而曰享享獻也言獻之自下而非天子有所私取也不言冢宰統攝五官故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古三公即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即三公之分職就五官中命二人爲二伯分主畿內諸侯是爲五官之長曰伯尊之也職主也各主其所治之方其或擯者稱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某名天子稱之則以同異姓分稱伯父伯舅從其始封之稱稱之也自稱於諸侯曰老蓋必先朝重望始爲之天子詩以尊而自生嚴憚也於外曰公諸侯之國稱之於其國曰君其臣民稱之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康成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曰叔父辟二伯也牧養也爲天子牧養下民於外曰侯國外臣民稱之國內者則稱曰君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康成曰九州之外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是也子者子民而養教之大地廣大也天子欲其養教斯民則爵之曰子自謙不善則曰不穀外夷狄之地汨曰王老稱天子以威遠國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方氏愨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不以爵稱賤而略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入內則屈入外則伸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概之陳氏澔曰孤特立無德之義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本作扆見賢遍反

按今惟存覲禮一篇朝宗遇禮俱亡諸儒牽引聚訟不知此乃以當依當宁別朝覲之地而明天子爲諸侯大夫士表率故下結之以天子穆穆云云也依狀如屏風有絷土爲之者如今照牆有刻木爲之者如今衆愿諸侯分東西面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朝亦兼覲覲亦兼朝特春以朝爲重秋以覲爲重耳依晝斧文故亦曰斧依宁則門屏之間人君視外朝宁立處在皋門內孔氏穎達曰春朝陽氣交舒布散故分兩處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秋覲陰氣質斂故並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康成曰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孔氏穎達曰未至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禮從略曰遇簡及期則其

禮問殷曰會聘使人以禮相存問以言詞相約束曰誓坎用
牲加書揷血曰盟古盟誓蓋用之於軍旅事變故周官有司
盟之官而書存六篇之誓春秋概用
盟誓故孔子譏之不得執以疑此也

諸侯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
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
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臣某侯某擯者將命之辭方氏愨曰某侯所以別其國繼某
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在凶服未除喪適子猶言嗣子
孤無父之稱自此句以下皆擯者及策書之辭內祭祀從繼
父以爲稱曰孝子外祭祀從祖德以爲稱曰曾孫薨之言奄
也言奄然亡也某字也呂氏大臨曰不稱胥與諸侯異不稱
名與卿大夫士異孔氏穎達曰春秋之義三年除喪後乃見
而此云既葬者天子巡守至竟亦
得見言諡諱謚也非常禮故曰類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康成曰此謂諸侯之鄉上大夫是也呂氏大臨曰老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此結上文之意明天子至士與庶人異履其位則當備其德而飭其容也穆穆深遠之意皇皇光大貌濟濟雍容貞恭貌蹌蹌趨公節度貌僬僬徑直少文貌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孔氏穎達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后君也配至尊為海內小君鄭康成曰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然此亦大概別其貴賤言之其實婦人妻亦上下之通稱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申言公侯有夫人亦有世婦二者有妻妾之分焉夫人妻而世婦妾也自稱於天子鄭康成謂畿內之諸侯助祭若時事見是也老更事之意婦謙言服事其夫耳自稱於諸侯己國臣民稱於外國也小童幼無知意自世婦以下皆妾故稱婢子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康成曰名父母所爲也言子者通男女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列國之大夫鄭康成曰諸侯之卿也曰某士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謂使人於諸侯某名也寡君之老見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若云謂作史者若孔子是也不親惡以其惡而絕之也陳氏澔曰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故失地滅同姓而名之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鄭康成曰不顯諫爲奪美也顯謂明言其君罪惡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至親無去志者感動之愚按此事君親之常法若孔子去魯比干死殷又審乎事勢之宜而然不可概論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子事君父一也必嘗而後服之愼也三世則其業精然亦言其概而已若有十全者不在此類

儗人必於其倫

鄭康成曰儗比也倫猶類也方氏慤曰禹稷顔子孔子俱以爲賢爲其道之倫而儗之夷惠伊尹孟子俱以爲聖爲其心之倫而儗之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儗之以貌不知德不倫公孫丑以管晏比孟子徒擬之以位不知業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康成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所能則長幼可知方氏慤曰若干者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約其數故曰若陳氏澔曰宗廟社稷國君事無有先於此者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謁請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負薪庶人力役之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

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孔氏穎達曰不問天子者士之物莫非王有也數地數土地廣狹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有宰則有采地食力食下民租稅之力衣服祭器謂國命大夫也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士有地不多無邑宰故以車數對畜鷄豚之屬問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應氏鏞曰君子不苟於求富故財不妄取不驕於居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蓋有深意寓焉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天子代天地而主民神故祭天地以報本祭四方以迎氣祭山川以分報神功五祀戶竈門行中霤日用之所屬也歲徧專承五祀而言月令所分春夏秋冬者是也諸侯各有其方則各祭其山川及五祀大夫不及山川士則五祀亦有不全者矣呂氏大臨曰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祭其先惟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此結上文而言祭之宜慎重也有其廢舉之皆謂聖人祭通幽明非得禮祭之精意者無得妄爲舉廢淫祀不待神鬼之非正者凡非所當祭而祭皆是福由人作而神司之者也非禮則瀆神獲罪何以有福

天子以犧牛諸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索音色

鄭康成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按此以分之尊卑大槪言惟貴者得全其精潔下不得僭上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范紫登曰此以大夫之有爵者言宗子兼大宗小宗祖廟在太宗之家惟大宗得祭之禰廟在小宗之家惟小宗得祭之若宗子有疾則必告而後祭見重嫡之義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

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illegible]力敵反[illegible]音奚薌音香萁音姬韭音久鹺才何反

祭物必美其名者政教肅而陰陽和平百物順成用以報天地先人之德也元頭武迹也牛肥則迹大豕肥則毛鬣剛豚小豕肥盛曰腯羊肥則毛柔細雞必振翼乃鳴故曰翰音凡鳥皆棲樹雉不樹宿而趾特疏故名兔肥則目明脯肉乾非一時之物故言尹祭尹主也言本爲祭而作槀亦乾者故曰商祭言商酌而以爲薦脡脯長尺有二寸之名言魚之大清滌清可以滌清酌清可以酌供神食用之意黍即今之小米黍粒圓而大色黃性最粘故曰薌合薌香也稷似黍粒大性稷色白鑿之深白故曰明粢粱幹高於黍味最美氣最香故曰薌萁粱陸稻稻水稻嘉蔬孔氏曰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惟善也右蔥韭皆丹本豐厚也鹹鹽味之厚陳氏澔曰嘉玉無瑕之玉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孔氏穎達曰生時尊卑猶可識死陰爲野土嫌若輕褻故爲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薨見前鄭康成曰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陳氏澔曰羽鳥飛翔降而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腐敗漸漬也死寇曰兵謂祖父死於寇難而子孫爲名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呂氏大臨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鄭康成曰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嬪也嬪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張子曰嬪者婦人之美稱呂氏大臨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與大夫曰卒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

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上上聲綏音 愛敖去聲

人之神接於目故正心者先正其視自天子而下位愈卑其視愈謹袷交領也天子之視端正平直上不上於人之袷下不下於人之帶諸侯輕天子爲俯大夫橫視不敢及遠直視人也衡橫也士更加謹止視五步之內要之凡視皆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上有敖心下有憂心傾則心不正之人也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肆以二反

肆習也官則大夫曰治事之所府庫皆藏器物之名而此分言則府指六府之類庫則藏貨幣之所也朝謂公廷君有所命而大夫士預習其事隨其所在謀議之不敢侵越所以專其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不及大馬懼褻也在朝一於敬君報朝而覲爲異事異處所紛亂則不敬矣故謂之固固不達於禮也申之曰在朝言禮

男乎無所不用禮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方氏慤曰大饗謂王饗諸侯是也享於太廟禮隆物備故曰大饗不問卜者人與神交則卜以祈通交人不必然也饒過豐之意以訓恭儉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贄與贄同鄭康成曰天子無客禮而以鬯者用告神也孔氏穎達曰鬯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謂爲鬯諸侯公侯伯子男用璧而此不言璧畧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羅以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性耿介惟敵是赴羔雁以生雉以死者呂氏大臨曰剛大夫以道去就士以死服事也孔氏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

而已董子未成人不敢臾之於禮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鄭康成曰野外軍中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拾射鞲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棋枳椇子一名木蜜一名木餳實形卷曲核在實外榛實似栗而小脯膞肉無骨而縣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加脯孔氏穎達曰所以用此六物者榛至也脯始脩治棗早栗肅也婦人初至

修身早起肅敬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備備其乏以廣子姓故曰備百姓馬氏晞孟曰嫁女之家謙辭備百姓以嗣續爲重酒漿以祭祀爲重埽灑以賓客爲重是也